

题名《李翰林集》的三种不同板本

詹 鏐

一、明鲍松刻仿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

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宋本或仿宋本李白诗文集只有两种：一种题作《李太白文集》，一种题作《李翰林集》。前一种是蜀刻本，元人所刻杨齐贤、萧士贇注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及明郭云鹏删节杨、萧注加上散文的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》，都是从这个板本系统来的。清缪曰芑影刻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而稍加订正，世称“缪本”。王琦著《李太白集辑注》，综合了这三种本子，成为最通行的板本。瞿蜕园、朱金城著《李白集校注》就是以王本为底本的。

题名《李翰林集》的南宋咸淳本，王琦没有看到。因为它很少流传，《四库全书》也没著录。宋刻原本早已不知去向。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才有西泠印社吴隐影宋咸淳本出现，首有甲辰冬日吴俊卿题书《李翰林集》及“光绪三十二年吴隐景宋本付黄冈陶子麟刊，西泠社藏版”字样。卷一首页第一行有“荃孙”二字板刻木记。另有宣统元年贵池刘玉珩玉海堂覆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附《札记》一卷，列为玉海堂景宋丛书之六。

玉海堂本开首有刘玉珩序云：“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宋刻本，每叶二十行，行二十字。白口，单边，每卷目录连属正文。后附《新唐书》本传。有绍熙元年七月开封赵汝愚题云：‘右李

太白《题司空山瀑布》诗，东里周子中附于卷末。’又咸淳己巳三月天台戴觉民希尹跋云：‘是集多赵同舍崇鉴养大所校正。’又有江万里序，系手书上板。晏知止本（按此指宋蜀本）《李太白文集》歌吟在六、七两卷，此则在第十七卷，余亦前后参差。丁、陆两家书目有此本，而江序均佚去，亦可贵也。近时《李集》止缪刻蜀本为当世所重，不知此本有胜缪刻处，具详《札记》中。且为当涂本，予池人也，亟影刊之，以增吾皖南一故事云。光绪戊申（三十四年）四月八日贵池刘世珩记。时在天津币厂。”《札记》又云：“宋咸淳戴觉民刊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每卷次行题‘翰林供奉李白’。卷为一目，连属正文，与他本不同。集中‘一作’较异于杨（按即萧氏补注本）、缪两本，有此作某而与两本‘一作’同者，或为两本原文而此为‘一作’者。又或王氏所据别本而与此本同者。此本分类与两本稍有不同。编目次第，自八卷下属厕出入，漫以意定，遂与两本迥异。盖宋人结习如是，不足怪也。自卷二十一至三十，计文十卷，与明人覆宋淳熙本《李翰林集》十卷，白口、十行‘一作’悉同。惟此本行二十字，淳熙本行十八字少异耳。淳熙本自用乐子正《别集》本刊行，至咸淳本而合之，犹不失宋次道与子正编次离合之旧。及杨本与晏处善本，或改诗为二十五卷或二十四卷，而原第尽失，则此本固仍可贵也。余以暇日，取杨、缪、王三本证此本之异同，兼疏他本得失，校记如左，以为读《李集》者之助。……”实则玉海堂所刻《李翰林集》并不是根据宋本，而是据明人仿宋咸淳本影刻的。

清人丁丙（八千卷楼）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四：“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宋咸淳刊本。前二十卷诗，后十卷文。前有李阳冰、乐史、魏颢、曾巩序，李华撰墓志，刘全白撰碣记，范传正、裴敬撰墓碑。每卷有目录连属正文。又绍熙元年（1190）七月开封赵汝愚题云：‘右李太白题司空山瀑布诗，得

之东里周子中，附于卷末。’又咸淳己巳（1269）天台戴觉民希尹跋云：‘是集多赵同舍崇璚养大所校正。’晏知止本歌吟在六、七两卷，此则在第十七卷，余亦前后参差。曾巩序首数句与《元丰类稿》合。……”按八千卷楼藏本现存南京图书馆，上引丁丙对此本的跋语原稿，现仍夹在书中。但原书已缺前六卷。此本在南京图书馆的书目卡片上已注明为明刻本，不再把它当作咸淳原本了。

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六十八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：“此南宋刊本，每叶二十行，每行二十字，每卷有目连属正文。”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一部四册，佚江万里序，原系皕宋楼旧藏。日人花房英树《李白歌诗索引》前言以为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所标南宋刊本，应为明刻本，非南宋咸淳原本。

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：“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宋刊本，次行题‘翰林供奉李白’，与他刻本不同。每卷有目录连属正文。每半叶十行、每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前有李阳冰、乐史、魏颢、曾巩序，李华撰墓志，刘全白撰碣记，范传正、裴敬撰墓碑，后有咸淳己巳戴觉民希尹跋，此集即觉民所刻，又有江万里跋，大行书。”（又见缪荃孙《艺风堂文漫稿》卷四《李翰林集跋》）看来，吴隐影宋本卷一首叶第一行的“荃孙”二字板刻木记就是指的缪荃孙。刘玉珩所以把底本看作宋本，可能是受了丁丙、陆心源、缪荃孙的影响。实际上西泠印社本和玉海堂本的底本并不是咸淳原本，而是明人影宋本。

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经过悉心校勘，发现玉海堂影印本和这个明本一模一样。如乐史《李翰林别集序》，明刻本“乐史”误作“乐文”，玉海堂本同。李华《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》：“识以辩理，公其博焉。”博字明刻本和玉海堂本均作“博”。刘全白《唐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》：“尤工古歌。”尤字均作“尤”。

在诗文中，卷一《古风》“太白何苍苍”一首：“竦身已电灭”，灭均作“滅”。

卷十明刻本目录于卷末重复《江夏送张丞》诗题，在正文中并未重复。玉海堂本也是这样。

卷十四《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》，殷均作“殷”。

卷十七目录《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》下行，明刻本有墨钉，玉海堂本则空行。

卷末附录《题司空山瀑布》诗：“断崖如削瓜”，瓜均作“爪”。

此外，在字体上玉海堂本也仿明本影刻。根据以上各例（之类的例子还多得很），可以肯定玉海堂本是根据明刻本而不是根据咸淳原本翻刻的。北京图书馆藏本没有注明是明朝哪一年刻的，也没有行书江万里序。

日本图书寮《汉籍善本书目》载所藏一部四册，明刻本，前后有咸淳己巳江万里、戴觉民序跋，称“盖隆、万间重开咸淳本也。”其实应比隆庆、万历年间还要早。

上海图书馆藏明鲍松编正德八年刊本《李杜全集》八十三卷，其中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就是这个本子，江万里、戴觉民序跋俱全。如果单看《李翰林集》部分，就会误认为咸淳本。它在各方面和北京图书馆藏明本《李翰林集》是一模一样的。但在《李杜全集》末尾有鲍松《刻李杜全集后》跋语，内云：“……顾二家之集笺注丛出，使其平易正大之词，反若艰深，隐度之语，学者滋惑，往往以李杜藩篱为难窥，良可慨也。斋居之暇，偶得二集于吾宗先达燕斋先生之裔孙文儒，李集则有文附焉，镌如其旧。而杜集则伐去其笺解，鸠工梓行。读者于此反复讽咏而有得焉。则知唐宋二大儒之言为不我欺，抑不负吾燕斋珍藏之善也。工完爰述鄙意于后，以谗夫学诗者云。大明正德八年岁次癸酉仲秋朔日古歙后学棠樾鲍松谨识。”可见佚去这篇跋语，丁丙、陆

心源、缪荃孙、刘玉珩就都误认这是宋咸淳原本了。此本刊刻精工，字体仿宋刻本，与一般明刻本字体不同。估计它保存了宋本面貌，一般称它为咸淳本还是可以的。《李白歌诗索引》据以对照的是刘玉珩玉海堂本，书中遂称之为刘本，不如称咸淳本明确。

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“《李翰林集》三十卷，……乐史序文称《李翰林集》十卷，别收歌诗十卷，因校勘为二十卷。又于馆中得赋、序、表、书、赞、颂等亦为十卷，号为《别集》。然则三十卷者乐史所定也。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，前二十卷为诗，后十卷为杂著，首载阳冰、史及魏颢、曾巩四序，李华、刘全白、范传正、裴敬碑志，卷末又载《新史》本传，而《姑孰十咏》、《笑矣》、《悲来》、《草书》三歌行亦附焉，复著东坡辨证之语，其本最为完善。”

陈振孙所谓“不知何处本”的编制，和咸淳本首尾完全一样。咸淳本在第二十卷并列《笑歌行》《悲歌行》《草书歌行》《姑孰十咏》，《草书歌行》后列“东坡先生云：《太白集》中有《悲来乎》《笑矣乎》及《赠怀素草书》数诗，决非太白作，盖唐末五代间学贯休、齐己辈诗也。余旧在富阳，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，过彭泽唐兴院又见亦非是。良由太白豪俊，语不甚择，集中往往有临时卒然之句，故使妄庸敢尔。若杜子美岂复有伪撰者耶！”《姑孰十咏》复著“东坡先生云：‘舟次姑孰堂下，读《姑孰十咏》，怪其语浅近不类太白。孙邈子思云：吾闻之上（当作“王”）平甫，此李赤诗也。赤见《柳子厚集》，自比李白，故名赤，其后为厕鬼所惑以死。今观其诗止于此，而以太白自比，则其人心疾已久矣，岂厕鬼之罪耶！’”这正是陈振孙所谓“辨证之语”。那么陈振孙所见到的这个“不知何处本”是否就是咸淳本呢？又不尽然。因为陈振孙卒于咸淳年间以前。余嘉锡先生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二十二卷”条引清范

锴《吴兴藏书录》中有陈振孙传云：“淳祐九年（1249）以□部侍郎致仕，家居修《吴兴志》，讨摭旧事颇详，未几卒。”这离咸淳己巳（1269）还有十几年呢！但可以肯定咸淳本就是从这个陈振孙所谓“不知何处本”翻刻的。

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》：“司空山，……有太白《瀑布》诗云：‘断崖如削瓜，岚光破崖绿。天河从中来，白云涨山谷。玉案赤文字，落落不可读。摄衣凌清霄，松风吹我足。’予兄子中守舒日，得此于宗室公霞。今胡仔《渔隐丛话》载蔡絛《西清诗话》不言此山，但云太白仙去，后人有见其诗，略云：‘断崖如削瓜，岚光破崖绿。天河从中来，白云涨川谷。玉案敕文字，世眼不可读。摄身凌青霄，松风吹我足。’……既误以‘断崖’为‘断崖’，与第二句相重。‘赤文’作‘敕文’，‘落落’作‘世眼’，‘摄衣’作‘摄身’，皆浅近，与前句大相远。当涂《太白集》本原无此诗，因子中录寄郡守，遂刻于后。然皆从蔡絛误本，子中争之不从，仅能改‘敕’为‘赤’而已。”周必大（1126—1204），南宋淳熙末年曾任左丞相，其生存时代又在陈振孙之前。陈振孙所谓“不知何处本”，可能就是周必大所说当涂本。今存仿宋咸淳本这首诗正作‘断崖’、‘赤文’、‘世眼’，而且书末引绍熙七年（1190）赵汝愚题云：‘得于东里周子中’，可见咸淳本就是从这个当涂本翻刻的。

清钱曾《读书敏求集》卷四：“《李翰林全集》三十卷，李集宋刻绝少。此是北宋镂本，阙十六卷之二十二，二十六卷之三十，予以善本补录，遂成完书。前二十卷为歌诗，后十卷为杂著，卷下注‘别集’，简端冠以李阳冰序，盖《通考》所载，陈氏家藏不知何处本，或即此耶？”章钰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引劳权云：“有孙保校跋，其略云：据乐史序排为二十卷，又得赋序表赞等亦排为十卷。”他疑此本出于北宋乐史编本，无从证明。但可以推测这个本子应是属于咸淳本系统的。

咸淳本的诗集共分十四类：古风、乐府、赠、寄赠、钱送、酬答、留别、杂拟、怀、登览、歌吟、游宴、杂咏、闺情十四类。而宋蜀本则分古风、乐府、歌吟、赠、寄、别、送、酬答、游宴、登览、行役、怀古、闲适、怀思、感遇、写怀、咏物、题咏、杂咏、闺情、哀伤二十类。每类中诗题的排列顺序，除古风、乐府大体一致外，其余各类出入很大。宋蜀本在各类之中，由曾巩进行先后编排，在题下注明太白游踪。这类题下标明游踪的注，咸淳本极其少有。惟在卷二十《笑歌行》题下注明“天宝年中作”，倒是各本所无的。咸淳本各类中诗题的顺序，显然是未经曾巩按时间先后排列而没有规律可寻。

咸淳本所收诗篇较宋蜀本少了《五松山别荀七》、《观鱼潭》、《杂言用投丹阳知己》、《庭前晚开花》、《暖酒》、《宣城长史弟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》。宋蜀本中有《赠钱徵君少阳》，又有《送赵云卿》，二诗完全相同，应题作《赠钱徵君少阳》，咸淳本就没有《送赵云卿》。

宋蜀本在卷十六有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（并序）》，在二十七卷又有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》，二者是一样的。咸淳本在诗集部分就没有收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（并序）》。还有一首《送陈郎将归衡阳》，注云：“并序。一作‘春于南浦与诸公送’”。在这篇序的末尾注云：“旧在《别集》，今入于此。”在第二十八卷目录还有《春于南浦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序》，但在正文里就没有了。可见此本的后十卷是照着乐史《李翰林别集》刻的，但又稍稍作了改动。宋蜀本就在目录里也没有这篇序的题目了。

此本卷十四《拟古十三首》，各本均作《拟古十二首》，这是因为十三首中的“君为女罗草”一首，宋蜀本列入歌吟类，题作《古意》，其它各本从之。

卷十五《淮海书情》首四句云：“蹈海思仲连，游山慕康乐。攀云穷千峰，弄水涉万壑。”宋蜀本卷二十二此诗题作《越

中秋怀》，首四句云：“越水绕碧山，周回数千里。乃是天镜中，分明尽相似。”下注：“一本首四句云云，下同。”一本四句与咸淳本全同。下文云：“爱此从冥搜，永怀临壑幽（宋蜀本作‘湍游’）。一为沧波容，十见红蕖秋。观涛壮天险，望海令人愁。……何必探禹穴，誓将栖蓬丘。不然五湖上，亦可乘扁舟。”从全诗所描写的景象来看，题目还是应作《越中秋怀》，《淮南书情》不切。

宋蜀本《古风》一卷，列明“五十九首”。另在卷二十二有《感寓》二首。咸淳本《古风》分成两卷，未标明有多少首。宋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云：“李太白《古风》两卷，近七十篇。”

《朱子语类》云：“李太白……《古风》两卷，……然多为人所乱，有一篇分为三篇者，有二篇合为一篇者。”卷一百四十宋蜀本《感寓》第二首“咸阳二三月”，咸淳本编入《古风》作为其八；《感寓》第一首“宝剑双蛟龙”，咸淳本编入《古风》作为其十六。其它各本从之。宋蜀本《古风》中有些诗末尾不空格。

“泣与亲友别”以下四韵至“去去何时还”作一首。“在世复几时”以下六韵作一首。这样才能凑足五十九首之数。咸淳本则把“泣与亲友别”以下十韵（包括“在世复几时”以下六韵）作为一首，这样就成了五十八首，加上“咸阳二三月”和“宝剑双蛟龙”，共为《古风》六十首。到了萧士贇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，把上面的“昔我游齐都”一首五韵和“泣与亲友别”以下十韵都合成一首，就又成了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了。

另外，咸淳本还缺了魏万《金陵酬翰林谪仙子》，而多出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两词，但这两首词不在一卷中，到了萧士贇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，就把两词并排在一起了。

二、明正德陆元大刻本《李翰林集》十卷

此本前有乐史《李翰林别集序》。每卷有目录连属正文。其

目录与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的后十卷分类、顺序和题目完全相同，即卷一，古赋；卷二，表；卷三，书；卷四，书；卷五，碑颂；卷六，记、铭、颂、文；卷七，赞歌；卷八，序上；卷九，序中；卷十，序下。

此本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其款式为
李翰林集卷第一

翰林供奉李白

古赋

大鹏赋

书末有袁翼《后记》云：“太白文集十卷，宋乐史所编，即所谓《李翰林别集》者也。史既因李阳冰《草堂集》校勘补辑，定为诗二十卷，复于三馆中得赋、序、表、赞、书、颂诸篇，定为《别集》，于是太白之文尽于是矣。……予家故有淳熙间刻本，今归之元大，元大因刻之家塾云。正德己卯乡进士吴郡袁翼记。”北京图书馆藏本有“双鉴楼藏书印”，又有何义门跋，其中四字模糊已不能辨识。跋语云：“康熙戊戌春日以齿痛不能入直。案上有晏知止所刊李集重开本（按即缪本），以其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卷所载太白文对校一过。晏本经曾子固编次，与此微有不同，文义亦互有短长，因就余所能知，互为是正。太白文见于《文苑英华》，尚有乐史□□□□，亦当补刊于后也。焯记。”

宋蜀本（即所谓晏知止本）《李太白文集》载文六卷，从卷二十五至卷三十，分类、顺序以及题目名称，与咸淳本及陆元大本均有不同，当属另一系统。袁翼称陆元大本是据南宋淳熙本翻刻，这个淳熙本疑即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》所称当涂本，和咸淳本也是一样的。《别集》本和咸淳本后十卷的编次，可能是根据乐史所编咸平原本。至於咸淳本的前二十卷决不是照刻乐史原本，因为既有苏轼的“辨证之语”，显然就不是乐史原本的面目了。

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卷十二著录《李翰林集》十卷，赋八，

文六十三，当即此本。孙星衍《廉石居藏书记》内编上有《李翰林别集》十卷，说是“明正德吴郡袁翼所刻，后有跋称重刊淳熙本，即乐史所编。前有乐史序，版藏吾友王国博芑孙家。”又称“据《四库提要》，乐史所编罕见，当时此本未出也。”

此本又有清嘉庆八年王芑孙渊雅堂重修本。王芑孙《书李翰林别集》云：“此版不知何由入吾家，……堆积岁久，中多阙蚀。按乐氏原序，此本当题为《别集》，而版心仍题《李翰林集》，明人于校讎体例疏舛类然，今亦不能改，独为补刊重印，广其流传。以校缪氏双泉堂所翻临川晏处善宋本，文字篇目增多，是本有不可废也。”实际上比缪本只是散文部分卷数增多，文章篇数并没有增多。其中有的如《春于南浦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序》，别本编在本诗的前面作为序文，因而没有列入序类。从上节引咸淳本对这篇序的附注，也可以证明这个本子原来是题作《李翰林别集》的。

三、毛氏汲古阁本《李翰林集》二十五卷

这个刻本就是王琦在《李太白集辑注》跋中所称见有汲古阁刊本历年求之而不可得者。北京图书馆藏本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夹注双行，行二十字。左右双边。白口。板口印“李诗”二字。其款式为

李翰林集卷之一

春陵杨齐贤子见集注

章贡萧士贇粹可补注

东吴毛晋子晋重订

古赋八首

大鹏赋并序

纪略：“此吴门旧本也。余总发受诗，辄读此本。遇千干、扬杨、顶顶、乌乌、癖僻、妄忘等不可数计。形类之别，音义之

差，及复出逸去者，即朱甯而玄詮之，藏之篋中已十余年，购古本磨对，亦不下数十余过，妄意出一定本，公之四方，未遑也。……因念两大家如李杜者未一修明，为未快事，辄出旧时点定者，盩读一过，至李翰林‘取掇世上艳，所贵心之珍。相思传一笑，聊欲示情亲。’……为之掩卷三叹。顾安得好事者，与之扬挖千古哉！今年春，……忽有客自吴门连舫而来，持此本求售，不觉喜动于中，为之捐缙谢客，挹昆湖之水而洗涤焉，残缺又过半矣。命良工缮修之，……余小子抱影啣思，十余年来未了之中於焉少尉已。第念海内嗜古之士，云蒸霞起，于两先生评注序跋者，不啻千余家，而顾待予修明邪！余湖曲之波臣也，知见笑于海若云尔。皇明崇祯……毛晋偶记。”

按此本出于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，然较元刻本注有删节。例如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其三十九，元刻本注释末句“吁，诗意亦微而显者欤”，下有“又一本云”一段，连同萧注此本均无。此本注释全同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玉几山人校本，而稍正其误字；如卷二十四《寻阳紫极宫感秋作》：“羞访季主卜，四十九年非。”玉几山人本“卜”讹“上”，“四”讹“曰”；卷二十五《自代内赠》：“妾家三作相”，玉几山人本“妾”讹“妄”，此本皆订正。亦有沿玉几山人本之误者，如卷十一《江上赠窦长史》：“相约相期何太深”，“太”讹“大”。但这一类的谬误极少。此本虽然校刻较精，可并没有什么特点，所以流传不广，各家书目亦不见著录。此本的原本，台湾中央图书馆入藏，列为钱谦益、季振宜辑《全唐诗》之底稿本，有蓝笔圈改。

以上三种版本，以咸淳本为最重要，是值得仔细校勘并研究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北大学中文系